

卷一





漁村文集卷五

駁庶孫為祖庶母服斬議

歙汪灼著

承。重。之。義。之。不。明。也。久。矣。非。謂。父。有。三。年。之。喪。未。及。持。  
而。死。必。令。其。子。代。終。也。以。其。傳。先。祖。之。正。體。主。宗。廟。之。  
灌。鬻。故。喪。服。小。記。有。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之。  
文。蓋。謂。適。孫。始。得。斬。而。主。祖。適。母。喪。也。宋。庾。尉。之。曰。父。  
之。庶。子。不。承。重。於。祖。其。孫。得。為。祖。庶。母。周。若。父。承。重。則。  
庶。孫。之。長。即。繼。祖。父。正。體。不。得。服。祖。庶。母。古。禮。之。重。適。  
卑。庶。如。此。按。王。廷。相。云。夫。承。重。者。於。祖。適。母。尚。俟。其。祖。



父歿而後盡其私庶孫既不為祖後則已無受重可傳  
安得為祖父服斬祖父尚不服斬安得加斬於祖庶母  
乎庶子服斬三年者為生育之恩與父均也庶孫既非  
承父之重自當守其本服禮也父歿而比之承重之服  
是乖禮犯義矣可乎哉大明會典所載如大明令孝慈  
錄大明律大明集禮及諸禮儀書竝無庶孫為祖庶母  
加服之文夫何越制遂情而強為之乎孫於祖庶母雖  
承重不得在服斬之列不承重亦不得為之加服古今  
禮文所同然者敢私情以干義乎又按姚翼家規通俗  
編庶孫不為祖後不得加斬於生祖母雖無適孫而庶

孫承重亦不槩及於生祖母柴紹炳云稱適孫則不及  
衆孫雖適次猶無重可承況庶乎記云為祖母者蓋正  
室非指妾也原承重義統所尊則祖在而祖母且不服  
斬矣矧敢以側室竝適哉且古禮庶子為後不得服其  
母今律於所生許終三年喪始於孝慈錄而其後因之  
豈可緣是而竝責其孫以代子持重耶然則生祖母室  
何服庶子死庶孫無重承其於生祖母則當以祖母之  
服之蓋既許其子以終三年喪未有不許其孫以服  
齊衰不杖期者至若魏廣陵王恭北海王顓天子既命  
其子為列國王命其所生祖母為國太妃姑援慈母之



例宋薛紳庶祖母王太君生邀國恩沒受重服此乃體  
尊義重詔許服齊衰三年而士大夫家必以時律為準  
則適以重本以尊祖以統宗先生制禮綦嚴所宜  
師古懲俗以求夫禮之大中正而已矣小記又云為慈  
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疏父之妾亦經有  
子死故已命已妾之子與父妾為後亦服之三年若  
無子不得立後而吳氏廷華儀禮章句謬刪已妾之子  
妾字以惑世學者未窺正義全書妄據已子適庶不分  
皆刪妾之一字誤之也世又誤讀明會典改斬衰今因  
之句此指記文為祖母後者言斷為祖庶母則陋甚推  
詳亦服三年之旨似謂已妾之子可也非已妾子不可  
也疏中亦未有明證故自唐迄于今不援孔穎達之說  
以定律可知其臆說也豈可據此以亂承重之大義耶  
嗚呼古禮不可復今律無明文執私書而聳俗昧以  
行之其亦可慨也夫



先母行略

吾母之沒。距不肖子灼之有生。三十六年矣。入戶如聞  
氣息。而幾莫辨其聲。遺象已杳。猶仿佛追憶其色笑。斯  
時也。兄輝六歲。灼四歲。弟炘三歲。其繞牀哭泣之狀。數  
十年後。思之如前日事也。母姓程氏。世居歙之西。呈坎  
山中外祖好禮。而饒於貨。匪特恤嫻族之鰥寡。孤獨廢  
疾者。即薦紳大夫。士窮而走告。無不遂其欲。以去。自京  
師達都邑。知與不知。咸以程太公為善士。云於邨鄰燹  
堂。羅太史所見先嚴試童子文。賞奇不絕口。因許之以  
為配。吾母生而誠淑。端麗無輕豔容。六七歲時。見之者



羣鷺為瑤島中僊舅氏五人皆居先母一女後出外祖  
常語人曰男之數五未若女之數一此女不為男兒吾  
宗其將替乎死未二十年而程氏之宗果衰故其愛篤  
鍾於女雖延名師訓諸舅更擇閨閫之有女範者屬其  
錄九經廿二史中女行日為吾母講說年十八歸先君  
子一以古之善相其夫者相吾父而奉曾大父大父母  
則本內則之誠敬而加謹焉詎意寒暄十更腹苦微呻  
一晝夕而永訣嗚呼痛哉每常念古賢婦皆羣山萬壑  
所爭赴而生長名區天必限之以年不徒秀慧在一時  
欲徽音之流久遠是以生之難而死之易抑或不盡天

限之有自誓其蚤死耶人誰不欲富貴而富貴子不外  
聲色狗馬貨利之好每憎委瑣齷齪未可與俱生又或  
顧影憐形偶以癰腫癡蒙之子甚至為肉鄙酒醜博徒  
感雞鳴戒旦之章默一銜憂以死者有之以吾父之學  
超今而汲古吾母之德獨步而絕塵詩所云天作之合  
者而何以遽逝之耶世有疑藥餌誤投者嗟乎醫之庸  
能殺人之不壽者於中道而不能殺人之長壽然則吾  
母之沒真天限之以年也哉先君子性毅口吃言未能  
驟發則益急而教子復嚴不計入學未入學日課認說  
文十餘字出一諺語常用物命作對尋刻欲畢乃事幸



交游遍六邑。過從者無虛日。母必勉為具。穀蔬稍休暇。輒督灼等熟認字。為對。其不成能對者。客竟日去。亦有信宿淹留者。歸室夜參半。必詰責其字。與對。往。字熟對。工則喜見於顏面。而不知皆母先導之力也。及母沒。而小杖大杖之加。無月無之矣。又憶懽嬉母旁。聞教其女。兄亦舉夙昔所讀古賢婦嘉言懿行。及侍父母時女職。未嘗作一鄙屑粉黛語。母生灼兄弟及女兄凡四人。吾父少攻科舉之業。日給漸艱。僅一老婢供指使。聾聵不任事故。井白洒掃污澣躬操之不避。勞日節兒輩飲食。寒煖噢咻之。空夜指鍼綫。佐父讀書。薪米外皆費從。十指間出。此所以一絲一粟。豆甲菜根。而不忍棄者也。若夫處娣姒。以睦接人。以禮御下。以寬終其身。不見遽色。不聞疾言。皆吾父課罷執尊酒。唏吁而道母之平生。如此。母年二十有七。生於雍正三年四月十六日丑時。卒於乾隆十六年七月十一日辰時。謝世早。無銘狀之文。灼恐後世孫曾無從徵信。母德因謹述幼時教育之恩。勤泣血而著於篇。



旭軒公汪氏支譜

為親而作旭軒府君之譜蓋欲引情親之義以至於無

窮也汪氏之初出潁川潁川之孫周都司馬誦以祖名

別姓汪為平陽人其子越封陳郡侯徙居於洛陽三十

一傳為江南之祖漢龍驤將軍文和者始家始新沒而

葬淳安邵石山中迄今歲祀以不絕五傳至晉黟縣令

道獻家於歙又八傳為唐越國公華勅葬歙雲嵐山生

子九人歷封崇德行福廣佑王建其長子也自建至五

十五世思立贅歙之唐模程氏家焉而成族其後曰世

基遷於大畝塌子宋司農叔詹又遷古城山由古關而



遷西溪則我處士人鑑七十一世祖也十二傳而至高  
祖廷俊有六男子於次為第五號旭軒字明若諱景晃  
為我八十四世之曾祖自高祖而上其先志琦略於前  
世詳於西溪次第舉修於嘉定學署告訖於康熙四十  
有八年斯時曾大父第書名而事實無徵予恐後之曾  
元有忽乎潛德幽光故述八十四世遞九十九世生卒  
之年月日時享年幾葬某地娶某氏生幾子幾女殤可  
以無後而亦有待立後者皆書之嗟乎世系之易廢難  
復久矣唐以後五代兵戈擾攘各姓之譜散亡宋有天  
下百年惟六一老泉脩明歐陽氏蘇氏譜而猶歎高祖  
之上不可詳焉汪氏丁繁蔓延天宇而歙州之汪獨能  
支分派別縷析條明抑何幸與後之子孫觀志琦已脩  
之譜知曾祖以前不至亂從吾譜而益廣之雖再百世  
而不至於亂也蘇氏族譜引云情見乎親見乎服  
盡則親盡親盡則情盡今之視如塗人其初為兄弟也  
兄弟其初為一人之身也然則觀斯譜者孝弟之心亦  
可以油然而生矣



贈蔣文波序

凡為學筆墨外得其真而神肖筆墨中未得其真邀倖者親肖獨區。一寫真小技云爾哉。學詩者自矜曰我李我杜我陶謝學古文辭者曰我班馬我韓柳我歐蘇曾王學書學畫者曰我鍾王顏米我顧陸黃倪豈真能如李杜諸賢哉徒貌襲而已矣。一代之學猶牛毛。一代之成猶麟角。麟角者得真牛毛悉不得真者也。故學貴神不貴貌。工於貌為一時所翫賞後必不傳。即傳矣不久。惟神與真雖不博世俗人歡而其傳已千百秋而不歇。乾隆五十有三年予寓居揚州一時善寫真如張李



輩羣聚族于某南華北竹之齋出圖朋儔諸像以示余  
予曰若某者耳日口鼻具矣某者面眉色笑略似  
矣衆工若不豫各為余摹一相視之猶然某等之耳  
目口鼻面眉色笑惜未詮解真字意理公等寫貌非寫真  
也雖寫亦奚為衆工拂袖起曰昔顧瀛海不識趙生畫  
已貌猶識他人之貌作觀真一篇明知人難知己尤難  
以自警子既不知己復不知人徒曉然掉一舌以排  
衆非寫真不曰貌而曰神試問神在何處從何處落墨  
為爾寫貌竝世將無其人是時一半白須鬢者蔣翁據  
胡牀箕坐矯首而思含毫而哂顧予曰我為子寫可乎

予應之曰可隔座鉤描數筆俄頃間渲刷成相擲示之  
取鑑已以比真謂然曰真之面色臞瘦固予也而亦  
不必盡為予語未竟衆工咸瞋髮上指雖然精神聚矣  
龍將點睛欲飛去矣且夫古今賢不肖等人耳王莽而  
貌周公曹操而貌文王八關十六子貌伊周管葛若取  
人以貌未分其為文王也操也周公也莽也伊周管葛  
也八關十六子也然而胸中正則眸子瞭胸中不正則  
眸子眊眸子不能掩良惡孟子之言洵有徵如操張得  
弦外音諷詠在語言外子之技亦神矣哉惟神能肖  
乃真也則貌亦得詎若土木雕捏而專事於其面耶衆



工復目注予貌審蔣真初不大似細認逼真於是心折  
余言轉瞋為喜再拜於蔣翁前聲言之名不媿擅淮南  
北真我師也真我師也面發赤而心感悟退文波蔣翁  
字也既為予寫貌又為作戴笠之形擬畫眉山漁洋二  
先生集中像名之曰三笠圖意蓋許予詩文可步蘇王  
後塵也翁貌端樸真中景多仿沈石田筆頗似之惜亦  
未獲厥真故推寫真為獨絕今諸子敦請歸老乞贈言  
為論真并述舊事以送之行

### 四先生合傳

四先生者皆吾師也先嚴直諒多聞友也先嚴學垂成  
卒於柳子厚之年四先生亦皆未六七十卒然其學各  
有成可以信今而傳後四先生者一以和易勝一以恢  
諧勝其二人以通博嚴直勝通博者長於治經嚴直者  
長於窮理恢諧者長於詩和易者長於文而其旨歸要  
皆不離大中至正之道予困青衿十有八載學無所知  
人亦不之知甲辰夏五月墨雲鬱稠停癡而忘歸凍雨  
使蕉桐檐池日夕作聲似助哀怨狀室廬沈於水者再  
足不出門戶四十日掩卷歎息不知何以慘然不樂久



之復流涕。蓋有念於老成凋謝之為可哀也已。因述後先從游之叙。見其人大槩。并言其所以誘導者。為學道者則焉。

予出就傳三年。先嚴延休陽學弟子<sub>官</sub>為兄弟之師。世人多咄。稱怪先生名震。姓戴氏。字東原。中乾隆壬午科。孝廉我。

皇上御極之三十有八年。

詔開四庫全書館。首及先生名。赴京。

欽賜進士。明年。

廷試官翰林。永樂大典將告成。而先生死矣。先生名成。

於徵聘而學之。成原於兩館。余家當是時。室人無北門之歎。又得通博藝林先嚴力助之也。先生目直視光炯炯。射四座。學宗漢鄭君康成。六經秦漢之書。無不讀。隨讀研究。析疑義。明制度。豈非考之約而覽之博。與嘗憶兒時入塾。先生授說文解字。俾逐字尋六書之義。因訓曰。讀書始於識字。積字成句。累句成文。庶免扞格難通之弊。日為餘功。認十字計三載。可竟功。當讀之書。不外聖賢經傳。文可法者。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而已。近世工剽竊尚腔調文。與俗近者。去古遠。汝曹慎之。勿學也。與先嚴同學。不踈園南東異室。處偶讀書。有得未嘗不來。



先嚴處分榻坐抵掌談道歡聲達牆外有村人暨他族  
以事白或持文就正先嚴者先生即拂衣起歸室据一  
席高歌無顧如冰炭然而稚川先生來則又如冰之投  
水炭之在爐冷熱各相得京師多達官長者聞先生處  
之亦若是以故多不理人口然猶未至世皆欲殺者以  
素未肯與俗爭是非也先生與東方日俱起所讀之書  
五色燦然終朝握管考核禮經為古文辭不作一行草  
字夜則起視星斗占人事得失所著句股割圓記集天  
官書梅氏利瑪竇之大成尤精水經律呂音韻其遺書  
刻自衍聖公家三十餘種予大半不得見惜壯也未從

之遊而先生之身為事君致獨不解今日洋溢之聲竟  
出於昔年咄咄稱怪之口何耶春秋傳云取精多而用  
物宏吾知先生精氣當不減於天壤

松麓夫子同姓也與先嚴戴師交共生死歲之辛巳同  
教授於予家余亦何幸獲此兩師耶側聽三賢一堂講  
學先生往執論辨至聲色竝厲大約先嚴與戴師是  
者七八而先生思遲是者不過一二旁求側引及思而  
有得於心較聰穎者更勝晨起必大呼二公昨日之言  
真不罔未得夜繼日以思已得即心折未嘗強不知以  
為知其為學歲多如此今夫學不通經不能明理不



明則人品不威不重而孝者尤大節也先生援經而察  
理循理以盡孝容止舉動悉追閩洛之淵源而於子朱  
子文集遺書語類常究心焉少時家固貧名雖賈書為  
業實則席門前咫尺地構殘帙日售數十錢為菽水計  
嘗一二日不食而父母未嘗飢衣無絲不禦冬而父母  
未嘗不藉緼袍增煖嫂寡弟幼妻少亦賴隻手以生詩  
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孔子曰父  
母其順矣乎先生雖貧父母妻弟忘其貧夫亦可以少  
憫也已先生道貌岸然望而生悸教子弟循一無過則  
粲然喜或偶側其頭先生曰頭容直也偶舞其手先生  
曰手容恭也偶交其足先生曰足容恭也昔常苦迂拘  
今幸折旋罔敢越規矩先生之訓為多先生名肇龍字  
稚川松麓其號也生為郡人迥異城市習面方而頰赤  
鬚髯直豎見者驚以為神氣常阻必喉際作聲乃得達  
而頸亦紫赤軀長八尺坐時腰令正直故坐立皆出人  
一頭不妄為言笑有問即敬答上而卿大夫下至孩提  
率其真不以欺人而世之傲慢者不敢驕以色善戲謔  
者不敢苟其辭敬先生嚴直也至若貧有一技可錄投  
之必物色無歸者乞友之貲以贈之有妻不能娶告之  
縣官以畢其婚後生而祈嚮教之更益其助使得讀於



是近遠爭歸之非以名市也。心存不忍之仁發於至誠而不矯。猶有憎先生而疑其詐者。嗚呼。何人心之不淳。耶。既沒而思之。又未嘗不以為古之君子。先是先生館族人家。近古井旁。時應童子試。知讀宋人書。間三五日。手寫得數紙。遣學徒持之以正先嚴。先嚴用丹黃校其。是摘其非而深破其疑。積二年而理道貫豁。雖當廿八之歲。始知讀書而能操樞要。闡儒學之蘊。誰不謂之豪傑之士。耶。惜其游幽冀。浮雲夢。瀟湘。書不暇成。且所得不謂是。故多散落。惟音釋徐某家藏古銅盤銘三百餘字。見賞於朝野。之言金石者。尤工說文。鍾鼎篆章得者如獲珍寶。先生亦壬午科博副車。因偕戴師往都門。恐予學荒於嬉也。為薦古筵先生以為師。

先生元師山鄭公之後裔也。名為龍。字古筵。喬居於蕪湖。二世口音不以歛語易。然家世原於雙橋溪上。故號雙橋。及其沒也。亦在雙橋親族家。先生善恢諧語。笑必有所寓。非性使之然。故長賈不得已之志。以沒亦可以為感嘆矣。自先生設教園中。僅兩載。予年十三四。雖知讀古書。崇理學。常苦周禮儀禮難通。而宋諸儒道德仁義性命之說。幽奧而難明。然篤喜誦毛詩。追思昔年從先君子。扶鳩擢槩於山水間。每見雲峰縹緲。變幻無定。



狀。灌木陰翳。壘石崢嶸。披草得泉。汨。從石罅出。下挂  
十百尋。俯瞰河流。徐迴澄澈。見底風激。則水立。自然成  
文。余時心目留連。若愁結不得發。及見春花明豔。如燕  
趙佳人。秋月入懷。復如逢名士。風颯。至。非不冷然。善  
也。倏焉河山。一白千里。時而冬矣。四運之中。登者遊者  
歌者。載酒者。各相依。以為樂。余又若愁結不得發。先生  
來謂余曰。子之游。何為有所思乎。殆無以寫其性情者  
乎。三百篇詩。漢魏晉宋齊梁陳唐樂府。古今體詩。四韻  
律詩。五言七言。斷句詩。皆足以狀山川風月花雪之景  
況。因物以賦物。第學空宗古詩十九首。建安七子。陶謝  
王孟韋柳李白杜甫韓愈蘇軾諸家。餘涉獵之而已。於  
是欣然。幸。輒然笑。大抒從前之愁結。使歡樂悲感。一見  
之。於詩。酷暑勝酷吏。乘月納荷風。先生踞竹牀。坐階上。  
予兄弟以簟布階下。常舉史冊中趣事。以相娛。哂或連  
吟。以盡興。至夜分暑退。乃寢。若忘師弟之分。然學日進。  
敬益加。先生外有柳下惠風。而中塗炭。若伯夷。故人樂  
親之。而不敢犯視。予猶子也。汪鄭百年不聯。媿而先生  
以族人。鄭君宏績第二女。為余配。時論紛起。中阻之。先  
生力主其事。不少顧惜。未迨昏期。而先生死。歸十一年。  
而余婦亦死。嗟乎。作合者人。俾之離者。非天耶。先生中



明經終身不顯冒風而病。數日而歿。予宿雙橋侍疾。為啓手足永別也。悲夫。先生敏於詩。刻寸香。就十數首。出語成章。中多竒逸句。其時藝見知於方朴山前輩。大士而後。稱繼響。敏亦似之。無如隨作隨焚。詩文世不概見。偶見無不爭讀者。其亦可以知不得已之志矣。歛之。治小猶分郡邑。兩城其民為吏者十之三。為役者十之五。餘二分。為商販者。得分有半。士持分其半。而錯處焉。然則吏役之子。恆為吏役。士之子。欲恆為士。得乎。士有志於學。皆樂邨居僻壤。入山欲其深入。入林欲其密。恐氛埃之汚人也。雖然。人之生有地而志不可期。不為。

地拘則習俗何從。易既為士。當不為吏役。之氣侵為士。而善當自有綱維。主宰之不同乎俗。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可論居於鄉。居於郡。之有異哉。似璪先生邑城人也。與江師郡城地隔不及里許性。和易。樂道。不立一格。以褒棄時藝。郡之人羣

起宗法。無一異辭。蓋文壇有將。有帥。將眾而帥一。艾東鄉。文中之帥也。陳黃章。羅楊文。中之將也。將秉帥之令。以行。則三軍無紀律之師。若先生者。其真歙州之東鄉也。與予年十有七。先嚴命往郡。就先生學於宅之南。為讀書舍。與弟少海同卧起。一老僕隨爨食。三年得補博士弟子。師弟之情。天倫之愛。相思於二十年後。猶前



日事也。先生請業多學徒。日向暮間。履聲過短牆。穿竹籬。蕉葉下出。至則据几席。余兄弟左右分侍坐。先生曰。自創為四子書文。造其極者。明之唐荆川。歸熙甫。

國朝熊鍾陵。李安溪。四君子為可法。從而研究經義。參宋儒之書。以明其理。而後熟精秦漢唐宋之文。以暢其氣。庶不失。

朝廷選士之正。其論卓然。其言藹如也。始知不徒工墨調。撫拾諸經子集字句為文章。然而屢試黜於有司。亦命也。豈先生之教為迂闊耶。先生由鄉薦。登明通榜。為常州通州教授。官雖冷。而二州之人皆沾時雨。化知時。

文道出於正。不流於詭。遇余秋試。五寓秣陵。每值常州通州學老儒。猶能言先生當時善教。稱誦不絕口。先生姓畢氏。名擢。余從學時。適老於家。歛之能以文匡時。而為余所折衷者。先生一人而已矣。

門弟子灼曰。天地毓靈。各鍾人傑。或產蕪湖。或生休歛。學莫傳子。而傳諸徒。自慚質魯。不克相如。嗟哉。四先生者。今皆無後。豈秀異之氣萃一身。後起者難為繼。故絕之耶。抑天忌賢才。不欲後裔窮其經。明其理。而工為詩文。耶。古之人名。不沒於世。有子若孫。且不知也。老泉之有軾。轍。幸也。軾。轍之子。聞也。而孫不聞也。身以繼道。學。



不同而道歸於一。若四先生者，皆聖人之徒也。

月瑞吟詩序

女行六。當逝時年十有五。乾隆歲己酉二月酉日。哉生  
魄。夜驟雨。予偕許外甥。獻初。裴哀中庭。仰見雲斂。晴空  
瑞光四射。中捧玉輪。圓潔異常。境值子初三刻。正女誕  
生時。過時復雨。名曰月瑞。誌異也。女生駢脅。襁葆中儼  
玉琢成。稍長。舉。有晚顏喜來。按頭學書。操紙筆。漸覺  
楷法功。致能吟五字七字二韻詩。昕夕侍母。循女職。其  
鍼績羹湯家計事。無不如母教者。春夜中微寒。投以藥  
良。愈晨起。布服澹妝。來堂上問安。似有感謝狀。然無一  
言也。歸閣。瞑坐。屏氣。日將晡。敦請父母至。簪前泣曰。欲



報之德。昊天罔極。語終不再。語叩之。亦不答。鼻口微噓。瞬息而氣絕。醫環視咸不及措手。亦莫解疾所由名異。哉。呻吟之聲不聞。痛楚之形不見。一時承諱。鉤月初臨。嘉慶八年二月六日酉時也。初女甫八齡。依乳媪。至岩鎮洪某家。一再止宿。與洪氏子兒童嬉游。唱隨如夫婦。禮洪祖姑。舅羣笑愛之。懇媪三四返。訂昏。因許聘焉。然則作之合者天乎。人乎。明年予客揚州。歸喟然曰。此女胡輕許人。洪氏婿雖稱快。然恐非女敵。世固不難於得婿之富且貴。而難於似女之清麗超凡也。今果翩然逝矣。始知作之合者人也。豈天也哉。可異者。綽約天成。

脩姱自好處。動悉與庸女殊。外露桃柳之姿。中藏冰雪之性。獨靄於弟姊妹間。侮之亦順。戾人與之言。嫣然一笑而已。夙昔見而憐之。旋復悼之。而今若無病。沒豈日昨之抱微疴。繫余輕視之故耶。抑多進瀆。薑桂汝病不復起耶。縱求不死之藥。扁倉之術亦無能拯汝病之速也。譬之卉木。根蠹而葉隕。枝槁匪伊朝夕。人具陰藏。陽府必十二辰分。敗而厥腔乃壞。何申及酉。未竟而委蛻。若望百歲老人。豈不痛哉。雖然。生而異者。死亦異。曾大父有舞鶴之迎。先君子有脩文之請。而此女來御。纖阿去歸。結璘奚倦。於塵寰特恨余髮種。



天奪厥愛悲慟之情與生俱永矣九日卜吉歸藏於師  
山先雨後霽如生時絕不意其與五女得璋連墓也悲  
夫老淚已枯哀歌當哭為月瑞吟十四斷句

漁村文集卷六

讀王臨川集書後

歙汪灼著

小人幸不得志不幸而大得志何也才小而未聞夫大  
道也小人而小用之一州一邑之治有可觀大用之其  
操術必至於敗天下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予讀王  
介甫萬言書中言所興所革似足以聳人聽聞謂之敷  
奏也可厥後相業狼狽明試之則無功蓋一生所誤有  
二曰矯弊曰理財其言矯枉者欲其直矯之過則歸於  
枉至言也何論莊子明而自行竟昧耶與馬運判書



言理財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理財之說益闕辨較勝於漢之晁家令神宗能無傾倒乎又讀其本朝百年無事劄子以狂愚燥刻之學排駁宋一祖四宗之治而其送陳升之序則敢於作為不肯徒存守讓之風有蔑視韓范富諸賢之意其答曾公立書言青苗事法必貸之與之是不曉孟子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之義也至於勅榜交趾一怒而成百萬軍民性命此皆不幸而大得志以害之也聖人治天下知弊之不可以過矯有救弊之道焉而不恃一己之見知財之不可以徒理有生財之道焉而非欲剝取於民當其未達時亦頗能持厥躬不苟於奔競見答孫元規大資書令鄞時留心民事稱良吏見上杜學士言開河書儻幸而終其身不得志不過託空言而新法不行新法果不行則其文為千古之高文而其人豈非千古之完人也哉



承志堂記

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有七廟五廟三廟一廟之制庶人祭於寢皆得祀高曾祖禰牲用大牢少牢特豚庶人無常牲薦取新物而已所以章孝子慈孫尊祖敬宗之誼至溥也秦令庶人無特祠使人子之情伸於上而不伸於下豈先生以孝治天下之志耶唐開元禮明孝慈錄集禮會典暨溫公書儀猶是儀禮周禮之遺法而朱子家禮為士庶人設也以為士庶之賤亦有不得立廟者且廟制不見於經故以祠堂名之祠堂制三間或一間前為堂後為寢置龕奉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



班祔焉。其中言祭田祭器祭禮俱詳。可為世法。特必主宗子行禮。今世難之。然今世春秋祭典。以長不以宗。又失繼。承之重。惟榕村李氏家法稱盡善。其法貴者。主祭宗子。與直祭者同。祭直祭者。每年輪收辦祭。之日。主祭居中。宗子居左。直祭居右。祝文寫主祭孫某。宗孫某。直祭孫某。通酌古今。士庶家所當宗仰者也。汪之得姓。原於魯成公支子食采於汪。而盛於

本朝。故徽郡廟堂祠寢不下百千。而吾族遷西溪。至八十世祖美之公。徙餘慶堂於利人橋。然支祠也。後遂為宗祠。曰裏祠。其三分各有堂。復共主一祠。曰外祠。然而

聚一族。分兩祠。敦本之誼失矣。第相沁久。人心不能遽合。則灼欲以裏祠為女祠。外祠為男統祠。其志將何時得遂耶。文傑公灼之十世祖也。德澤厚。及孫子。即以其所居為之寢藏神主於其間。後死者引魂歸之。春秋不行祭禮。少時隨乃祖。乃父至其地。拜而疑之。請於祖父。曰。制不類祠堂。且瓦穿棟折。何以棲神。祖父為嘆息。不答。寢中僅危樓。梯搖。難上。東壁半圯。石泐。蒙蘚易滑。人行初猶登樓。分行拜退。其後樓不可上。止巖牆下。遙拜之。而涕已不知何從矣。嗟乎。祖沒而志未申。焉父沒而志猶未申。焉。灼兄弟家業瓜分。食口繁重。欲為此



舉殆終焉有志之空懸癸巳秋八月方大母病戒身後  
事畢重屬以大父欲建祠之志曰予婦人也雖未能承  
先志衣飾不欲遺爾曹售之可得數百緡歷數年權子  
母息又可得數百緡於舊址創新之不取閭麗歸魏僅  
使先靈得安而子孫亦安爾曹其謹守吾言已遂沒  
當是時叔父悲淚欲絕凜母訓以承先志為心惜未幾  
而亦沒兄輝及弟忻從弟炳炯光六人度衣飾權利未  
足以奏功更竭力湊千緡以從事而督工者忻也庚子  
春迄癸卯冬始告竣族支裔願紀顛末勒之石灼因述  
大母遺言猶乃祖乃父之志而幸諸兄弟之咸能成厥  
志故顏其堂曰承志竝述先王立廟之意朱子祠堂之  
制李榕村歲祭之儀俾世遵法之庶稱禮義之家云  
爾公名道杰字文傑生汝昭汝暉汝晦三子汝晦公為  
郡庠生以文名於世後之孫子得荷詩禮之真傳焉



梅山墓碣

先考妣既卜葬於梅山之二十有九年。不肖子灼前與兄輝弟所共視窀負土而加封矣。其圖記阡期契券為墓田約一冊藏於家。吾父生平故宮贊秀水鄭師誠齋叙次為行狀。後母余孺人之喪。先君子述其行於事略中。獨惜吾程氏母早亡。無銘狀之文。不得已哽咽而書。行略於乾隆辛丑之歲。今奚為碣於原哉。蓋欲世世子孫得常守塋墓之為幸也。嘗思古今之為民。有四農為上。工次之。士不遇者。次之。賈為下。農者春而耕。夏而耨。秋成而冬入室。處所離於父母之側。不過晨昏之候耳。



小麥以屑麩糶稻以炊飯且有晚菘新果之獻真能以  
菽水承歡者其疾也嘗湯藥沒也視含殮尤羨一羹一  
盃拜泣於墳頭而春秋有雞豚之祀焉至於五金之工  
瓦石之工輪輿函矢衣匠襍技之工每恃一藝之長博  
錢以供其父母雖麤糲褐衣居於茆茨亦安然人子之  
常不廢醫藥送死之具而清明中元立冬三節率妻若  
子上邱墓奠酒漿其為孝亦猶農也士而不遇者以舌  
耕鄉閭族黨間童子六七人課章句冠者五六人治經  
書古文口授之指畫之亦有浴沂風雩之境而妻子合  
兄弟翁父母順一庭之雍和百年之樂事也可以盡生

事死葬祭之禮而不闕其一士果致身於君則身非父  
母之身忠可以掩孝不然卑官微祿何如長為農工以  
沒乎微之屬邑皆環山陸地險峻不可以通車溪則湍  
橫水狹艤艘之舟不可擢故為商者多逐什一於異域  
或三年五年十數年一歸省歸則計月計日以行未有  
終一歲家居者縱肥甘勝於菽水而邁病不嘗藥入棺  
不視殮厝矮屋之中惑形家言竟不下營兆何日幸入  
穴矣燈濕未可知豈無仁孝之心哉貨殖羈牽不自主  
未獲如農工士耳我生不辰求鄉薦而困於文場者十  
年或樂山樂水偕黃景仁仲則汪中容甫數朋舊流連



詩酒於西湖平山者數年。又以家益艱，窶子四人，女七人，食指累重，陷於饑務者七八年。自乾隆壬辰迄嘉慶戊午中間，第四十有二死，兄屆五十死，弟孤立奔走於風塵，利祿不可得而學亦無成。竟皤然髮秀齒危，一老人嗚呼四齡而失恃。程母年二十四，余氏母沒，吾父亦繼沒，馬生不能盡一日之養，每值忌日，生辰遙拜之，千里數百里外而已。春山紙錢空飛，冬日冥衣空送。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夢魂中難逃大杖責也。嘉慶四年三月朔後十有二日，歸自廣陵，齋宿於郊寺，越三日晨省墓，登視邱墟，涕泣而告，不肖子遠離之罪於先靈。揭之石以示子姓，當鑒余之圖利祿學無成，徒自媿報不敢比於為農為工也。悲哉。四月望前五日，男灼述。



重修師山書院碑記

鄭有書院舊矣。初建於師山。繼建令君祠旁。嘉靖間。重建貞白里之東。然經歲久。墜剝穿漏。棟椽折撓。春秋祭祀。入而危。其傾。躓焉。喬孫宏績。泣然曰。子孫得寧其居。祖宗無以庇風雨神。其殆不享與。誰之咎也。於是為族人倡。協謀輸緡若干萬。拓舊趾而撤新之。中構幾楹。有堂。筵齋講。前為兩廊。貯遺書。儲祭器。肄業之塾。置左右。有賓祭之廚。旁三間。為賓客游息之所。可觀也。後崇石為臺。肖像於其上。瞻之凜凜。有生氣。又可畏也。經始於乾隆丁亥季春。落成於庚寅之孟冬。維藉宏績力。亦鄭



之士所協助而成與嘗思宋末而元以朱子之學為學者師山先生一人而已先生諱玉字子美大父安父千齡以功德顯故歛之鄭望雙橋而先生能繼先世功德卻聘至再歸隱益力於學居之南有師山門人為構精舍日講學其中悉本誠敬窮理以造來學觀其自序餘力稿云道之傳不在語言文字而具吾性分之內不在虛無高遠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十數歲時聞誦朱子言疑出於吾口聞言朱子道疑發於吾心故自少至老咸取法朱子即讀其易傳附註程朱易契春秋闕疑諸書無非闡揚至道之要後之人未明其教不讀其書而

徒許其殉節一端噫何其陋與然則建書院以祀先生亦猶祀朱子也予家西溪鄰於鄭曾記少年過其地父老指示曰此師山書院也時即肅然起敬然無知識略聞先生事特不知先生之學今讀書有進始知所以為學而益知先生之學所關於後學者大會有是請因書所見以質諸君子曰士不身體力行不足以言學也者所以載道也近世務浮豔空華之說其志博科第邀寵榮他無所求也即一二汲古之士號為通經於三禮中宮室衣服尊彝之制古今聚若訟廷各襲一說以為是間出已見亦無根據而言人殊復相與舛梳傳註崇



鄭氏康成為訓詁之祖而斥朱子四書集註謂其泥於理而昧於制度自陽明以後羣繼而攻之迄于今為尤甚詩云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正今日之謂也且夫堯舜禹湯周孔曾思之道惟孟子任之能二程夫子接傳之而朱子深味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言粹諸經百家子史言之合乎道者彙以為註力辨其微於人獸幾希之介而後其道明其學純非周公孔子無以為朱子之師然非朱子亦無以綜其大道故與曾孟竝立為參者朱子也若不宗朱子何以知先生不知先生又何以為學則宏績之亟為此舉者亦欲鄉之人進於學趨於道

也其至意不大深遠哉宏績者予之外舅也為人慷慨好施與初富於財且好禮身辦一切良材堅甃晨夕督工寒暄不避數不支私捐以助不必人知也疇昔語灼曰余某年月病幾不起恍入幽冥境見頭作馬牛形者數十人持戈盾心以為鄉儻也欲觀之中塗遇儒衣冠者呼曰子奚為至此耶母妄行即隨余去不然將為魑魅所惑言未竟而頭作馬牛形者紛來前叱之挾而趨道經荷花池第覺碧水漣漪香風襲人蓮開亭之直立顧我曰子亦飲荷露耶折一瓣飲之乃送之歸時繞牀侍疾者皆聞荷露香頃之即起坐若無病者然眾驚喜



因語之曰。余殆生矣。為述夢中時事。所見儒衣冠者。貌似師山先生像。必先生來援予也。嗟乎。病而沒。而復生。復生一年。而工始告訖。是雖天年未終。然已食其福矣。在先生早知書院之成。非宏績力不辦。今訖工八年。族之人咸願樹碑紀勞。以彰宏績。善而乞余文。余不能文。敢言先生之事乎。然先生一生學問。融於六經。而折衷於朱子。余亦欲使後之學者。以先生為折衷。而其人其學。可為入道之門。若生平梗槩忠義大節。汪克寬前賢作行狀言之備詳。奚贅焉。以素所讀先生之書。心折於先生者。書之。俾鐫諸石。

與鄭侍御論為殤後者書

前在廣陵。與足下上下其論議於平山者數月。謹拜獻所為文十餘首。承謬推為再世歐曾。不至於昌黎柳州生同州里。畢生不復聞知。幸甚。近以某村某氏續輯家譜。族黨中欲多為殤者。立後來質於余。與俗人辨之。未若與足下證之。古禮經為人後者。必其有國有天下。有人民社稷宗廟之重。得所委託。以免夫篡奪之禍。若庶人尚未有廟士。亦有不得立廟者。豈可妄援大宗無絕祀之辭。以為口實。所謂大宗。繼太祖百世不遷者也。高祖以下五世遞遷。即不稱大宗。曾祖以下至於禰同。



父之伯兄為繼禰小宗譬之我與仲兄季弟子姓之為宗又其至小者其何關於宗耶况兄若弟或先父死不能後其父即未成為人子又焉能成為人父乎自身苟多子為之立後可也獨子則不必立也何世之人零丁孤苦年迨三十四而尚未舉一子欲存伯仲之兄叔季之弟之名於家乘中固情理之常既注名於其父生沒之下而猶欲挂名於世系線譜之上以待連舉三五子以為之嗣噫何愚不自量也客詰之曰子言無關於宗先父而死可不為立後然則忍其為若教氏之鬼可乎哉余曰兄若弟或早殤或未授室死為之治其喪葬

主其香火春秋上邱墓是無子而有祀較勝於待嗣之有其名無其者多也若已有子兄弟之姪也以姪而祀伯父叔父禮之所稱諸父諸子也夫何待以繼乎胡為乎當三十四之年而無子邀倖於將來三子五子以繼之手客又曰無子而有祀其說雖當理然而大夫士庶家紛然爭繼似為殤子無後者惜抑獨何與嗟乎時俗之所爭利也非為繼也果貧賤焉志愚而情猶可憫若富與貴而爭繼適足為豺虎鴟鴞之行耳天下無財產者多無後而有財有產人爭為之後澆風日漸可勝嘆哉且今之立後不必父母之命師保之言國



人宗族之推許。甚有假託遺命。憑一紙出繼之文書。抑且。不有文書。自我一言而定分。其財析其產。而忘其葬祭神主。何在香火蕭然。徒懸譜牒之空名。餒而餒。而吾真為若教氏之鬼。興悲矣。筆不盡言。意達而止。惟知禮者。所以教我。不宣。灼再拜。

雲嵐山墓志後序

歙州我祖越國王保障六州之一也。其北境一山。若為雨為雲。得司其柄者。曰雲嵐王。歸於唐。勅以為邱墓。云山之。高不必千仞。襄斜不及三數里。而根於黃海。白嶽之奇。為飛布黃羅天馬所宗。仰羣峰環翠。其西北水之洄。沃者繞於東南。殆造物特結撰此區。以掩藏功烈。不朽之骨。而開千百年九派之支也。詎不盛哉。墓之前。唐代已建祠。東構寢廟。三楹。西獨尊為享祀之殿。屢世維治。葺而忽大破壞。於乾隆之末年。我族叔仁椿。兄廷杞。慨然挾冊以四走。寒暄七閱。而廟貌一新。固仁人孝子



之勤於事者。且夫陵澤精英之氣。惟非常者。人生焉。非常者。人沒得葬其所。焉。王初視六州之人。如一家。繼視六州之人之命。如一身。其歸唐也。猶保障之意也。當時作史。掩勲業。而不為立傳。後脩邑志。妄以六縣小厥功。豈知天特發其潛德。俾之享祀億萬孫子。且血食於異姓。而無窮。則此山此墓。實為汪姓之所統。或者曰。汪之姓。遍海內。族居者。各創祠宇。虔奉我王。雲嵐之墟。不過就近支裔。歲時拜祭而已。噫。何見之未廣耶。故椿不辭八十老翁。堅任勞瘁。連及省郡州邑。之以汪為氏者。明其支派。歸於本。而水得源。復脩輯雲嵐墓志。遍為投贈。以聳樂輸。即四方之卿大夫士。擁厚貨者。莫不以氣枝連屬。而恭於晉。接然而衝。風波冒霜露。腰折而口弄脣。乾人所不能為者。而椿勇為之。杞力佐之。今工幸告竣。亦可以告無罪於先靈。雖有存鄙。倍之見。以訕笑於前。徒自抱其媿。報而已矣。



擬畢處士秀野莊記

問政北谷為飛山置莊焉扁以秀野蓋謂身隱焉文取  
義於野得秀而靈復取義於秀岩壑林巒之美地與人  
稱由是有終焉之志昔為祖若父居止之所於其旁拓  
畝地葺數椽中有室有堂有亭有樓臺有陂池假山有  
千竿之竹百尺之木松已老而重鱗梅已曲而蒙蘚閨  
四節之景況豈不可以披襟暢懷作濠濮間想耶所謂  
有終焉之志者何也其亭與閣與臺所以收莊以鳥聊  
黃海之奇而色香味三絕之勝時以玩賞不絕其樓也  
專以蓄經史子集百家之書披朝華落夕秀匪特益人



神智已也。其更有切於身心性命詩古文辭之用者。往  
往於此中求之。求而得可樂也。求而不得亦自答也。其  
陂池假山竹木。位置於莊之前後左右。水以益動樂之  
知山以助靜壽之。仁松以傲陶靖節。盤桓之趣而已。朱  
子云。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此境詎易得  
也哉。當是時。詞人賦手於莊之中。相與唱酬。牧笛樵歌。  
遙和莊外。或延同志士。登亭與閣。與臺之上。長嘯一聲。  
輪傾數斗。以遂其終焉之志焉。

鑑雲先生傳代

先生汪氏諱漪。字文波。一字鑑雲。歙西溪里人。其先五  
世祖諱良鍾者。徜徉松風竹石間。與汝南秦鑄稱莫逆。  
花月之辰。詩酒於菜竹館之扶搖閣。祖諱景晃。鄉飲賓  
候。遷州司馬。議叙加一級。星源江經師。永為生立傳。許  
其合周官六行者也。父諱泰安。例授儒林郎。候遷州同  
知。樂終不踈園。世稱隱德君子者也。先生性嚴正。外和  
易。恒以先行為矩矱。寓蘭谿三十有餘年。居安思危。以  
勤慎相終始。承理先世布業。持籌屢中。不委瑣以較錙  
銖。而江浙閩廣豫章。往來之商。皆心折其公平。不少詐。



即同。殲亦謀。竭其忠。未敢稍有所欺。罔德日盛。而業日新。是以通有無於百年。猶一日也。先生體大父司馬公好施不倦之意。迄今族之鰥寡孤獨者。月以給之。不衰體。父同知公之志。母方太安人之遺訓。雖患病沈篤。亟命構文傑公祠。以承志。顏其堂松溪先生。古人也。先生之兄也。通經而未適於用。著書斷以徵於後日。手一編垂白。不怠。藉有先生。綜厥家事。不辭諸子。姓昏嫁之勞。俾其兄之名。得以不沒於奕世。孔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政可舉。以為先生誦矣。當是時。先生大父年九十有六。父之年母之年咸

六十有三。喜懼交來。人子之心。其得已哉。未幾大父年衰無疾。卒。父老哀毀。疽發於背。吮其毒。而醫藥罔効。與兄日夕侍牀側。進湯餌。目泣盡腫。不解衣帶者數越月。及沒。而過哀。復又忍涕。恐重傷老母心也。時經營兆域。歷艱辛。寒暑獲吉壤於鮑村之原。庶可以妥其先靈矣。又未幾。遭兄之喪。忽喪其長君。為之立嗣。甫定。而方姻母三十有九。而止。太安人七十有五。而繼止。淚浴。露衣。終歲不得一乾也。縱生產日益豐。而平昔之飲食服御。恒節約。且以治生勞其身。於外居家死喪。戚其心。竟賈長恨。實滅也。悲哉。雖然。孝弟積於家庭。義聲傳於里



開四子十孫十二曾孫於祖父之事無不舉而其德有以裕後昆其自視固可以無憾先生，雍正庚戌正月十日卒乾隆己亥六月十五日春秋五十妻方氏繼妻洪氏予為鄉鄰中隔一谿水與先生交篤忘年且喜其孫埭好學工試藝緣以長孫女妻之今已名列學宮將翼其貢之鄉貢之禮部貢之廷以彰先生之大德以予素所稔知者而為之傳云。

論曰善積日以厚慶流日以遠真不愧善繼志善述事兩額於其所居之堂也士君子貴立德立功豈徒以富貴為哉功德若果立澤之鄉者推而可澤於國於天下即身不富貴而後之富貴亦隨有之嗟乎人何不樂於為善而安貧不義之富貴耶詩云自求多福今於先生驗之於先生之祖若父子若孫曾竝驗之世之窮且賤者其亦知感而興矣。



祭洪安人黃氏文

代

嗚呼安人以香谷黃君之女為文典嫻臺之配空膺多  
祉而壽域而安人之奉姑相夫子順孝出於性誠有以  
徵其奕禩之繇昌五十年中門庭雍、德充於內外欽  
婦容侍姑進藥寢膳克恭甥沒廣陵夫護櫬歸而涂病  
怔忡死銜哀以承順誠信敬戒知惟禮之是從撫二齡  
之幼叔飢寒食衣得其時雖易箒之際猶然拊其背而  
呼衣以加之以事姑之禮事庶姑多方調護而維持洵  
閨閫之淑女為之歌窈窕之辭性寬不嫉姦斯兆矣晉  
四小星未舉一子黃鞠晚香神降厥祉遲之年餘弄璋



有喜鍾一鸞而衍四鳳。頌聲作而詠麟趾。歛之經師讓  
堂程公孫女妃。匹洪姓乘龍傳董劉之奧旨。不亦身通  
六藝而為命世之雄哉。程著有通藝錄嗚呼安人淑慎六十有  
二年繩。孫子承歡膝前愛姪女如已出幼訓以內則  
諸篇今幸為某之娣婦隣里咸稱姆教之賢某為姻戚  
情亦憂煎聞玉箸之下垂擬西池之謫仙世隆慈範何  
憾於天爰偕弟某敬酌於靈筵尚享

漁村文集卷七

感秋賦

歛汪灼著

白日慘澹孤雲鬱稠疎雨欲來悲風滿樓意惘然其不  
樂情悵爾以牽愁幾不解其何故將靡計以銷憂忽驚  
聲於桐葉悲時日於立秋歲在重光月臨乙未日至丑  
而凝陰時逢未而遞氣值中伏之初終為後庚之始至  
悲哉秋之為氣也蒼山照水以無情碧草偃地而改翠  
色聞兮斂精魂節悠兮動幽思悲哉秋之為聲也  
不入耳而有無若依人而留棄賦成六一而灌木音哀



曲唱麗娟而空庭葉墜聞之者傷心感之者墮淚若乃  
奏東宮之別鶴歌北戶之霓裳錫銀鱗於殿上悅解語  
於池旁月澄以而倒影風嫋以而生涼樂已鍾於無極  
夜猶幸乎未央既而歌殘月落荷折風狂莫不迴腸傷  
氣嗟好景之不常至若洞庭波汎山陰道遙吳中寄念  
塞外長號木葉下而浙瀝山川映而寂寥思鱸魚而興  
逸感衰草而魂消誰不結千愁於此日寫萬種之無聊  
更有征夫遊子顧瞻周道行且止五步十步百里千  
里山何多而仰承水何深而俯視緣阻目而鑑形斯徘徊  
而不忍爾况乎雨夜常逢清飈乍起風重嫌衣薄溼  
裳如淚洗白雲亦何心紛來遮客邸不許望家園身墮  
市塵裏亦有秋閨怨女如醉如迷似轆轤之空轉恐鴻  
鴈之先啼守空房而偃蹇厭明燭之增輝星光爛兮長  
夜窺將擣素兮遺所思今朝多恨乾胎結借問行人歸  
不歸然而淮南物化秋士哀深苦熱寄多蠅之感曲江  
成改鬢之吟潘岳之籠鳥池魚辭非無意禹錫之伊鬱  
老病賦更有心憐浮烟之夕冒受曳霧之朝侵未能奮  
飛於霄漢而徒偃仰乎山林因霜蹄之屢蹶故尤惜秋  
日之光陰







豁庭院積白石疊為山種梅數本竹數竿池魚數尾清  
風颯至翠佩琅玕新荷戲動徙倚徜徉儼若羲皇上人  
也值四時花木必屈曲其狀於盞椀中招逸士詞人基  
酒竟日雖販負之子亦不甚拒其跡因以借名其軒曰  
羣芳借以蕩心目詩曲借以怡性情即農圃醫卜不過  
借以徵一才一藝何必拘然於富貴貧賤之中望  
然於富貴貧賤之外子其達者幸為我記之書借軒二  
字於其首

聲韻辨

吾少讀論語至鄭聲淫惡鄭聲之亂雅樂而疑鄭國之  
風皆淫聲也及讀其詩乃知聲淫非詩淫也故聲不可  
以不辨詩之有風雅頌以聲別也雅之有大小亦以聲  
別也采四國之歌謠其聲柔婉故為風陳王家之政事  
其聲正大故為雅彰祖宗之功德其聲宏敞故為頌禱  
乎柔婉之聲而不失正大之旨者為小雅焉純乎正大  
聲而不禱柔婉之旨者為大雅焉昔吳季札觀樂於魯  
聞其歌而知其詩非審聲而何故予謂聲別而體與義  
俱別也說詳所著詩經言志此其聲之大者也明其大



者乃能言其細焉。何謂聲字初吐而字之頭尖腹闊曰聲。何謂韻字將終而字之尾悠然不盡曰韻。即一鍾以明之。其始擊也。聲近宏而震耳。久之韻漸遠而不絕於耳。是則一字有一聲韻。非必二句始為聲韻也。特曲有工尺可度其聲。緩須一字一歸韻。方傳悲喜離合之情。詩據白文而歌其聲。促可二句一歸韻。以會詩人諷詠之旨。故舉二南風雅頌之首各一篇。以周氏德清中原十九韻。今定為二十一韻。從齊微分出。灰回一韻。以喜二韻。以居魚之韻。其聲向外故收。及出字收音之訣。于呼模之韻。其聲向內故收。鳴。而先發其凡。

關雎三章十四韻

鵲巢三章六韻

柏舟五章二十四韻

鹿鳴三章十六韻

文王七章三十九韻

清廟一章七韻

駉四章三十二韻

那一章十八韻

八詩俱見毛詩周韻誦法。此不贅。

試將以上八詩而歌之。而長歌之。或一人倡之。而衆和之。聲以合拍韻。歸原推而三百五篇。暨乎漢魏六朝。



唐宋元明之詩用韻之文循此法而日求之先驗一句之韻漸及一字之韻至於心喻口熟則字莫不貫通古今為聲韻之學篇牘紛紜不過藉陳言而附會羣訟之而其所言之韻悉有類於聲茫乎莫知所以辨觀此亦庶幾少悟矣雖然韻之妙在善歌者先吐後吞之間抑揚高下輕重疾徐不即焉不離焉而復深明夫四聲九宮二十二韻字母翻切之理始能牟尼一串也然則欲知韻先度曲欲度曲必得通韻者以口授予少學曲為聲韻也今而駢矣詎可以伶工末技而輕忽乎哉嘗觀葉廣明納書極曲譜所改易諸家工尺處平去得

其字體正文義明悉遵善本校定

陰陽之準上入得頓腔字之空抑且調按各牌名而不混板歸定則而不妄為減增句讀起止不越乎矩矱意盡美矣予欲增廣中原韻之字剛訂洪武正韻之未純俾唱南北者易於檢閱不為竝輯毛詩周韻誦法一書俾知誦詩之法不拘求古韻以溢齒牙不限泥叶音以倍本字審其韻之善而從之耳昔西世之拘古韻泥叶音者教子弟讀詩自幼至老每多記其聲遺其字譬之燕飲徒紛酬在座之賓而忘計及於其主人未諳古韻叶音而強讀之者如蛙聲之闍亦不免有為官為私之間又如行路意向東而足西欲南而反北其何以歸



無偏無頗之道乎。亟欲作誦法之書以正之。恐老去未  
造也。然有志焉。請俟諸異日。

溪西觀桃詩序

嘉慶癸酉歲季春之月朔一日會於谿口之雙橋覽桃  
花龍舟之勝歌桃歌新拍之曲龍舟者諺傳元鄭令君  
為母被除不祥後遂因之為小兒解度關厄者也桃歌  
乃余去春觀桃作七言古詩十八韻葉氏澄齋法唐譜  
九迴腸加尾製板是也斯時碧落無痕日光盡白放櫂  
於浩川之上游抵潭濱之石梁潭深千尺桃紅十里岬  
夾行人踵接肩摩停鞭而馬不飛汗粉而華增麗奮翼  
鱗於水面亂嬰鳴於林端金鼓滿耳絲竹穿雲暖風飄  
衣心目競爽遠瞰萬壑千巖近俛麥綠菜黃之趣可喜



也。回憶先兄弟曾為斯遊。今少二人。詩酒又可悲也。少  
馬返雙橋。飯山家。復登筏。小飲。按拍。但聽弦。彈鼓。點筋  
骨。交融。笛聲。人聲。氣韻。諧一。何技之進乎。神而曲。彌高  
也哉。日晚。其將落嵐濛。而上浮。武陵。莫辨。安問天  
台。緩步歸村。而姪聚之。已迎門拱立矣。先是招澄齋陶  
人不踈園。觀梅。葉以病足。不果。繼見桃開。再訂於隔溪  
僧樓。而諸曲友為編竹渡水。以助興。豈曰飛鞚佩鉤。吳  
姬越女。而後其游始樂乎。既夕。宴於家園。日中小飲者  
豪飲。按歌者。放歌。必期乎漏殘。醉爛。而後已。嗟乎。余閱  
六十有過五。諸君亦有髮禿齒危者。特不知此會何年。  
而誰猶今之健也。因感而作斯文。



集杜閨情詩序

近閱家貢廷集杜五言閨情詩二十九首以詩欠感字韻故於下平闕其一少陵遭天寶末竄跡四方道愈窮詩愈工予曾題其集後有舟汎東西南北客詩編治亂盛衰年之句詩中間有借幽婦以抒情懣者猶風騷之遺也摘其語而託為閨中情亦浣花老叟之志也若泥閨情而讀是詩似乎小視工部假閨情以遣興而得操張以外之音乃為貢廷喜於其乞文首贅數言以質世之可與論詩者







嗟乎平生志行已見於開筆成文之日。時年僅十有五。予少依兄弟。復依予。晝同席。夜同寢。雖良朋之親昵。不若焉。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惜其後父母沒，予奔走四方。及老歸鄉閭，而兄卒已二年矣。當五十之年，感風而小疾，三日遂篤。及其彌留，猶對侍疾者。嗟游子之不歸，嗚呼！古之人必勤禮於致死之時，余何負篋擔囊作無益之遊，俾躬不侍病棺，不親殮。昔日絕而復甦，已失脩文之間。今縱欲問飢問寒，拊其背而憐之者，誰乎？此所以痛與悔，無而無終極者矣。吾兄誠意益然，尊老懷幼，終身不徵，色發聲日給之，貨雖迫而親朋走告，必代拂衣雪拭面汗，醉飽而安卧之。晨起典衣飾以濟其急，每值春秋佳日，攜二三同好，放擢於谿頭，尋桃菊之蹊，復褰回墟莽間，數天都之勝，觀魚游而知樂，聽鳥言而審音，俟煙橫色暝，乃歸。然當月夕，循山麓而溯波流，任其所止，必鷄鳴月落而後休焉。雖不喜為詩文，亦不覺朗吟而長嘯，及今思之，何其志之有似曾歲也。岑山程雲溪以詩驚筵，再從兄輝如以酒傲俗，而兄往來為詩酒會，請工畫事者，畫三人連臂之圖，張一室以逞燕談之興。未幾，雲溪死，割其一臂去。又數年，而兄死。今春從兄亦死，各斷黏臂為遺容，見者無不悲其形之酷肖。



弟先兄十年卒。子基仁已營兆於江山之平陵。為壙二。將以葬其父母。特未有期耳。弟生平詳予前所為祭文。故冥幽之文待諸後。而兄尚未能得一邱之土。予年六十過二。恐衰憊不逮事。乃預為誌銘。以勗基義兄弟。宜亟卜宅以安措先人體魄。得身奠兄若弟之墓前。吾之願亦遂矣。兄沒於嘉慶丙辰年十二月十六日。娶吳氏。繼以許氏。長基義。次基禮。基成。三子皆嫂許孺人出。銘曰。弟性警敏。體羸不壽。兄性敦厚。強亦不壽。何余孱弱窮愁。反臻耆老之壽耶。深山大木。兩遭斧戕。天留其一。雲封霧藏。戕者不欲為榱棟。藏者免摧殘。於雪霜。是以皆不食福。幸而命之短。不幸而為年之長。或曰。兄有子而良將奕禩。以克昌。



為紹增姪作洪大母行略

先大母姓洪氏產歛之洪源用謙公第四女年二十繼方大母而歸焉大母生而靜正笑語不苟歸未逮事舅惟曾王母方安人在室嘗隨先伯祖母晨夕以承歡先大父業蘭澱間每歸里一堂怡慶洗腆潔滌滌左盤右匝藹如也方大母生吾父及諸叔父洪氏姑凡五人時吾父甫十有七歲娶先母吳孺人諸叔與姑咸童穉瑩瑩羸弱衣襦食飲弗克自護持藉大母飢食寒衣撫視若已出厥後授室皆奮一身任之不少衰所以愛惜之者周而諸父之事之也亦蒸。有。至。性。焉。不。幸。曾。王。母。



棄養泣奠盡禮猶辛勤經理其家雖春秋頻繁之薦一  
事以生存之禮復不幸先君子遘疾劇百計延醫卒因  
效既慟其早亾又悲其未嗣幸三叔父生增奉先大父  
命以為後即二四兩叔父亦喜先君子之有後也當是  
時大母曲盡撫育顧復之情始冠親挈增往豫章昏許  
氏歸即俾攝先君子家政遺女兄一人亦視如已出及  
歸於黃門有甥三人女子二時來依膝前與增之  
子女嬉游一室大母顧之而心始帖然亦可以慰先考  
妣於地下初大父捐館舍大母幾欲斷粒死繼而惻然  
曰諸子女戚未成立緣強起供事二十餘年冰雪其心

松筠其操雖里族姻黨莫不欽德容焉而中間屢值閔  
凶默含憂遂成心疾猶惓於睦媿任周及貧窶孤  
孀者月以給之祠社尤當力勤脩葺使諸叔父奉行不  
倦者皆吾大母述先訓以警之也卧病逾年轉側微呻  
見者猶憮然而大母恬不之戚日給儉贏積久得四百  
緡以二百緡捐社為歲標祀輿金而祠堂祭典不支  
捐二百緡助之皆權子而守其母為一族永賴之計常  
謂增等曰吾三十年来事姑相夫子鞠育子若孫未嘗  
稍怠厥職今際彌留庶不媿為汪門婦矣平生不見遽  
色不聞疾言下及臧獲無一敢欺隱者惜不享年五十



二而卒之日增等在側猶隱聞誦古賢婦嘉言懿行  
嘖嘖不絕諸口孫增謹述

庶母吳氏哀辭

吳氏母豐谿人也歸吾父凡二十有八年三十四有六  
卒以乾隆乙巳冬十二月始朔生弟為照十一歲痘殤  
曹氏妹為淑有適雄邨妹夫驥雲今卜嘉慶戊辰十月  
廿四日之吉遷柩於梅山先考妣墓側其宅兆距墓南  
僅三二丈地予哀之乃為文薦告於厝宮先君子之娶  
吳母也非為生子漁色計因先妣余孺人終歲病牀褥  
月三數日起得母而家事以佐焉昔常見朋舊過從不  
踈園母為治穀核包膾蔬菽供賓酒食而衾帳枕簟檢  
濯無虛日絲粟未具吾父必面叱之性嚴急不容人置



一辨詞母惟敬受加謹於其後何持容之事未竟而呼  
侍疾之聲又亟耶或抑搔搥背進湯藥捧盤匱唇刻不  
得休息當是時曾大父年九十餘大父大母年亦過六  
十吾父壯而齒毀物堅不入口幸曾大父兒齒復萌所  
養者肉供鷄大父健食喜菜根獨大母二十年日不一  
飯必親作後叨既飽粗糲以助膾粥甘醎調適再滄易  
其名狀以進食乃安不然雖終日侍立請食何物不之  
答而予兄弟課畢從塾歸入廚索餅餌不得疑母匿藏安  
加以聲色母微哂而婉導之未嘗有片言一事譖吾父  
前也值卒歲解館之期吾父增日程命母催督漏將盡  
歸理晨夕所課不少寬假而母恒令家人就寢已獨候  
門雖困不可支亦不自惜也能使兩世老人吾父母姊  
弟兄興居飲食咸在視得其節嗟乎荀子所云手足胼  
胝以養其親求之子道猶難而何幸得之於婦人哉未  
幾而曾大父大父母父母皆繼歿吾四弟復早夭三弟  
及喻氏姊中道促於算妹適曹氏者家又貧余家日益  
落盡瘁四體而悲感一心遂成外瘵中傷之疾以沒平  
昔誦小星詩不以一語詈俾僕其慈愛已子若女猶余  
兄弟幼時故卒之日上下號痛聲震鄰里焉其辭曰  
婦始勤職中畏卻分勞不顧身是所獨兮仁孝之感天



降祥兮胡奪厥愛而降殃兮殤未立後中心唏兮歲時  
奠觴憂或希兮社葬梅岡昔長思兮今果遂志幸有期  
兮幽事考妣晨昏謁兮俾我子姓祭無闕兮羌靈魂其  
獲安而奚患予之哀竭兮

祭弟少海文

嗚呼情有固結於中百計而悲莫遣者徒為之涕泗以  
交橫孰執鉞劉斷我左右臂孰悲銓錫毀我金玉躬正  
如連枝之樹而空懼其不寧風予兄弟四人前十年已  
喪其一可解者猶曰幼殤伊我後弟如木中之有杞梓  
五常中之有馬良曷云逝矣而歸於無何有之鄉蓋親  
者莫如兄弟義則兼乎友朋兄輝不喜章句勉奉嚴命  
遊浙之蘭谿時音問以相通余與汝客郡舍同師畢夫  
子琢磨學業相追從戊子科試由武林至秣陵溽暑重  
溼來交攻三年患病卧不起時猶強為扶節因廢書



摒擋家政而疾亦幸其不萌俾吾父得優游不踈之園  
世累無事乎牽縈詎意父年四十有七夢延為師而以  
古文辭工何少海之算促五齡入幽冥為菽水之供嗚  
呼少海設篤兄弟之倫推而五服之親周急之情益濃  
憐孤恤寡月以給之所以循曾大父之善蹟於無窮大  
父欲本土祭其先之義建文傑公祠而志未成少海凜大  
母遺訓力役之以成厥功顏其堂曰承志庶幾春秋克  
盡其肅恭秘閣之院傾歌劍沙之社傷於蠹葺之較創  
尤費經營既能以祖宗之心為心故身家之私置後而  
先勇乎事之公至姻亞朋儕推腹心通緩急知惟義之

是崇何一生之志業未畢遽返真於黃山萬仞之蓮峰  
已酉孟春晨起咯一綫之痰紅斯時不自覺也予聞之  
而心為之忡雖季夏客於淮不過憑尺書往來之息  
開緘時知其病止則心喜知其病發則心恫七八月之  
間起居飲食健於常而形貌益豐讀回音不覺舞蹈而  
開胸豈知歸來兩足苦累溼春將至兮時盡冬猶然三  
荆笑晤不改平昔之容歲庚戌正月既望舊疾復作脇  
肋痛痕難刻鬆日見之如故月見之而肌肉慘削未能  
如子之丰延醫進藥百濟不勿藥有喜胡癡聾不獲已為  
禱神之詩減予年增子壽以泣告乎蒼穹豈知誠不足



以感格而徒問天之夢。八月之九日辰刻猶願人言  
笑轉瞬若忘疾而長終令我仰天大慟呼士龍嗚呼少  
海詩步長吉字法鍾釐音審韻商與宮食少事煩其能  
久三十齒脫如老翁嗚呼少海道脈雖傳誰與充之人  
謀雖善誰與忠之臨摹一帖誰指從之高歌一曲誰繼  
聲之花前尊酒誰共傾之月下詩篇誰共鳴之鍾彝之  
好誰品評之書畫之鑒誰證明之再向六安亭上半隱  
閣中嚼寒梅洗雙桐偏少一人行矣能不悲哉差可慰  
者梅山為先考妣之墓陰垂丈五之剝松曾大父大父  
母卜葬鮑邨負土而崇四尺之封子基仁昏已七年今  
夏喜其采藻而將期其歌辟雍長女適河干巴氏夢占  
男子之熊次女三女雖未歸潘鄭兩姓子庶乎內則之  
職共獨悲吳氏之賢廿四秋而好合其將何以為情耶  
嗚呼少海其號也曉岑以字而斫以名倘其有知耶幸  
陟降之在庭尚饗



女玉壙銘

汪灼漁村之行。七女曰玉。生面得陰之陰。其美不盡。瑾瑜瑩瑤琚玖。故兼聘義說文。比德五德。以統乎百珍。胡潤不堅。竟以蚤死。灼之學賈淮南北。以兒子四人。女子六人。不資業無以活家。學三載。持籌未中。尚機巧。忘信義。嘉慶壬戌秋。以明經歸老。其時兒大者外治生。小攻科舉業。女三適人。殞其二。廢疾其一。灼年五十有五。羈鄉貧病未舉一孫。復無孩稚。嬉游目前。女玉晚生。敏解事。幼而攜抱。長從踰青。觀劇朋舊。歌筵之戲。生僅七齡。其了。一過十二三歲。女子元夜依母氏。觀牌樓燈於沙



溪邨更將闌塗經太守十畝二山塚夾累，痘殤者感發毒甚十日死當戊辰正月之二十六日留棺三晝夜然後葬之紅泥山銘曰  
天殺汝耶汝不欲生耶厄以痘非不欲生也天果殺之也殺之早不如無生泣以銘汝，將為老父悲。

漁村文集卷八

歙汪灼著

毛詩周韻誦法序

夫雷拔地而出雲中城谷震撼少焉聲四周猶殷，於山之陽山之側若夫潮風激浪騰澎湃轟立十百尋少焉勢一注其餘波鼓盪漸淙，而順厥流此天地之元音元韻夫誰啟不傳之秘而傳之也哉古今多韻書名為韻實類其音也凡字一出頓住曰音字終而音竭，有所歸曰韻惟周氏德清中原十九韻雖與劉淵陰時夫兄弟併部同病而其吐字歸音之訣實千載所權輿



如舌用中尖齒之露脣之嘻牙之張凡之吐喉鼻之分  
出口之有張撮平扯全開半開之別侵監廉之字其初  
出有類真寒先三韻此吐字訣也而假吳孺噫鳴兒窩  
抵舌抵腭直音無收遏舌入鼻閉口以作收此歸音訣  
也僅為詞家所傾倒傳其奧旨一線於老伶之口而老  
伶不知其所以然也經生素昧宋詞元曲於周韻少究  
心焉所張大其言者曰韻學難求則博考李登聲類  
呂靜韻集周顥切韻沈約四聲唐二百有六之韻宋廣  
韻韻略元韻會舉要諸書而好古者循鄭庠六類分為  
十部十三部十七部十八部二十一部以漸增而纂備

惜乎明於音而暗於韻也其遵蕭山毛氏兩界閏通之  
論者音之未明韻於何有嗟乎自宋元明以迄今工詞  
製譜律呂精純莫不按九宮以平上去入通韻其異趣  
尤在隨韻轉換不似唐律試帖之限於一聲一平上之  
可溯古樂府屈宋之賦再上之可溯夫詩三百之原猶  
山起脈於崑崙也水窮源於河海也古無四聲而轉注  
即成四聲古無韻而天籟即成韻不聽野歌村謠有不  
具四聲與韻者乎昔人言三百五篇即古韻書其信然  
與楊升庵有云成周之世寧知齊梁分韻奚事勞脣  
齒費簡冊哉其說妄也當日休文輩作韻必字推本



周秦漢魏晉之羣書訂定於喉舌牙鼻間以配宮徵五音其呼等清濁重輕淡中黃鍾南呂十二律然後析聲而四之以相統屬者隸各韻今以後人之韻證古人之詩如本音者十之七古音十之二叶音十之一其口吻北合而南稍差蓋韻之作者纂者多北人黃公紹謂始於江左本是吳音者誤乃知今昔雖同省郡州邑語言相沿或少變無古音是無邛郫周魯方言矣此書作意在留一本音本字辟如獲一金錢非欲盡汰叶音也而學士大夫既病於限部定聲明不叶而竊易其音匪特童蒙難讀即老儒亦厭苦口舌時翻復惑於古人韻緩

不煩改字之一言孰不用叶何以協齟齬難通之韻如其倡歎調其節奏而令歌者合拍故古音用之存其八叶音用之存其四三要期至當適均可被之管弦絲竹而聲韻諧和斯已耳或恠吳越不識何所本而有叶韻之書其說更妄子朱子為百世大賢豈明知其無所本而憑之以韻毛詩耶想為門人所編錄未解四聲通轉而平必叶平仄必叶仄泥一字而強紐衆字韻本通而復加叶之以致滿紙叶音而本聲之韻半亾矣詎可為才老韻補咎耶此顧寧人所以作詩本音竝闡明四聲相通之理多取法於中原其音節自爾和暢後之人不



悟其書而固守一聲亦可慨已。予昔著詩經言志所韻多不醇，恨已鑄未及改正，欲輯毛詩周韻誦法一編，恐老去未逮，因為聲韻辨舉二南風雅頌八詩以發其凡。幸臣精猶未銷，謝人事束卷帙，以專力於詩。第章中之一二韻者易知，章中五六韻，襍錯上下彼此者難知，必使空分空合，得其所當入韻，不入韻處無可疑字，吐審音字歸審韻，昕夕抱膝長吟，短諷脣焦心獲快，悶不時歷兩寒暑而成全書，不負數十年度曲求韻之深衷，亦可以矯前作之紕繆。學者讀顧氏本音而音一讀誦而韻明，俾天下後世知音知韻，其庶乎賴此二書。

### 新安三老傳

老不易稱，人不徒老。豈求而得至之境哉？古今人才少，赴修文老，狂遭叩脛，良可悲悼。隋志六十為老，禮記七十曰老，匪特免課，後傳子孫已也。將傳經銘石，鍊柏必期於耳順，心不踰矩之年。余每恨索居，皤然一老，偶觀菊於葉氏齋頭，感賦九秋獨讓黃華好，三老同嗟白鬢斜之詩，而三老之名以著。三老者，汪子灼漁村，葉子綬澄齋，鮑子鈞陶人，皆新安之歛人也。居相鄰，年相若，意氣亦相洽，指屈之三人，得百九十歲焉。而澄齋方侍八十七歲之母於堂，禮父母在，恒言不稱老，所謂恒言者。



居常不忍言親之前不敢言里社戚黨相稱呼當亦不  
諱曩者五老遊渚而唐虞大治降庭而聖人生睢陽為  
五老之會首陽二老歸而周熾南山四老出而劉室安  
至若香山繪圖李昉作會九老乃傳文潞公集二十二  
老之耆英介子推合二十五老之智力我輩何人敢以三  
老稱耶愧未如三老董公有遮說之能幸明夫用舍  
行藏之道禮云食三老於太學漢魏而降遵其典制今  
生際昇平又何妨坐享其福乎雖然三老之才不能  
世而學可以濟世敢謂多能亦許通藝因各書其一技  
之長葉子長於醫會靈樞素問及四大家歷代名人作

述之理復專力於唐明兩本草通攷諸藥之性故能以  
古人之法治今人所應手活者月計之百人歲計之千  
人數十年合計億萬之人立奇方中奇病經驗已久輯  
為醫案若干卷以開悟後學真山中之相也其餘技彈  
絃吹笛不減蘇人張高二老伶而能深究夫四聲九宮  
二十韻中原十九韻後學分魚  
模為居魚呼模二韻字母翻切口舌輕圓如

吐丸亦將有曲譜精蘊繼納書楹而名並馳鮑子長於  
陰陽宅得大小元空之秘旨以相宅墓俾賤者貴之貧  
者富之疾病者起之父以蔭子子以蔭孫可徵之十世  
而詩書踵接家業屢豐且取吉又順乎人事千百中不



一失者亦方外之仙也。手訂秋蟬集、宅基驪珠、問於世。其詩落想奇、選字俊、不限前人體局。余為作集序、言之詳矣。獨汪子無一長、不過坐青氈、誦青簡、守青燈而已。耳喜著書亦多、歲月經有詩經言志、方輿有郡縣紀要、歸韻論字、有字學四辨、漢隸編年、關年閣帖、二王法書註釋、草韻集腋、四種論韻、有廣韻母位轉切所刪存古文集三百餘首、古今詩集二千餘篇。太史公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正今日之謂也。其他制藝詩賦刊本、雖多亦奚為然。則三老豈以虛聲震人耳也哉。三人雖老、猶好學於書、計醫術、地學、勤無虛日。一月中、期以朔望相謀、面於不踈園、度桃歌、新聲之曲、吟大風戲字之詞、詩必嚴律、嚴聲、曲必審音、審韻、或揮毫書晉帖、秦漢唐文章、或潑墨寫江山花鳥人物、松間落子、谿上撫琴、賞花辰、觀雪月、知者見知、而樂得仁者見仁、而壽增常於綠酒、紅燈之下、相對而歌。少陵句曰：長年三老歌聲裏。又歌眉山句曰：霜髯三老如霜檜。垂暮之年、人人豪健、窮不送勢、不趨味、不辨珍羞、衣不知緼、故日鼓其腹、以頌帝力、其亦可喜也。夫今

皇上御極之十有九年、龍飛嘉慶、歲在甲戌、孟春、漁村老人作傳於不踈園之拜經卮堂、并新聲桃歌、大



風曲戲字吟附鐫於後以博知音大老一笑

皇王臨臨之十或以其新樂...

...

...

...

...

...

...

...

...

贈何數峰觀梅序

春初日午飽食恐昇年腹滯扶藜緩步不踈園看十一

樹梅花方巡北檐滿目幹古花稀感而吟曰苔梅向北

半愁推細蕾和風吹不開吟聲未終而何君數峰惠然

過訪相與爽裊於花樹之下煮茗索笑復登六宜亭縱

覽一周由山南穿花叢出徑矯首間忽得續語云猶幸

南枝飛翠羽白頭何遜看花來喜高士助興好句飛來

足成二韻數峰亦嗟賞久之日晚晚流連不欲歸計將

止宿為其妹與甥敦請而別乃悵返庭戶君維招余

往觀新植繁茂之梅往則病腳遂巡不往受非禮之咎



參橫月落再歌一章書贈以謝如答禮焉且訂殿春之約時正月立春二日

秋蟬詩集序

予少之時喜論詩常見疾於世今老矣不敢與人言詩尤不敢與士人言詩人之詩脫口成句湊句成章學不汲古事不審今政如赤狐黑鳥令人唾避也士人之詩作必漢魏必六朝必三唐宋元明爭相呼許其體句真似嵇阮陶謝杜韓蘇元高李如浪之痕齒岬也如鴻之爪印泥也摹愈工迹愈露品愈下而愈非間有出己意成一家言者羣起而攻為不知詩此鮑子陶人所以超軼於人空為士人所指斥夫誰復究秋蟬之名集也耶夫蟬不飲不食清止矣至於秋風高日朗長號深樹間



動人耳感人心。激蕩乎宋玉之悲鳴。非徒法少陵不停聲義好吟多。作之謂且也。變蛻而蟬蛻之。退殼蟬之化。身猶詩人之不死於前輩局中。吾嘗仰觀於天。下不言而有迅烈之變。俯察於地。下不動而有崩震之變。詩詎可以常境論哉。漁洋亦

當代詩宗。何聲調譜迂拘。乃爾或告予者曰。鮑子詩不遇土字方音。土字人不識方音。人不解其所異。如是而已。余曰。否。土字雖土。一鍊即新音。從方經意。便韻義之多。俗書蘭亭。豈俗子雲好奇字。太元始奇高帝將。淮陰將兵。貴乎善用之耳。陶人喜讀余詩。或持片紙就正。

月二三至馬。予亦喜其詩。與其人。每閱一篇。必掩舌駭心。及設尊酒。細論文。春風座生。又未嘗不平達近情也。今擇其佳者若干首。登諸集。徵數語。弁厥簡端。三年之屬。今始報命。雖不敢與人士人言詩。而於鮑子之詩。不覺舞蹈而談笑。計夫旁觀之訕笑。



草韻集腋序

草書未易作。動筆輒為古人云。息不及作草書。政恐蹈此病也。惜人自為學家。自為師務新奇詭異之書。而不循晉唐矩矱。故其點畫形質多舛。謬予夙什襲宋拓淳化閣王著本十七帖。館本智永千文。顏平原爭坐稿。孫虔禮書譜。暨草訣諸家。按韻編輯。未足韻中字。乃采宋元明體。以備之字。涉恠奇槩。剛弗隸意。不在廣徵而在體正也。語有之。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因以草韻集腋名其書。不從廣韻諸古韻而遵。

佩文韻府者。以士林常試詩賦。昕夕繙用。檢閱易。亦



書同文之意耳。右足苦溼，創自癸酉。孟秋至於季冬，不著東山之履，無谿山花月之游，靜窗模法帖，特覺目中鴻飛鸞舞，腕下垂露，懸鍼卻病魔，而歲月不虛過。凡三易藁，韻始全。甲戌春三二月，風薰氣和，日課寫數番，校勘成善本。為好學州書者一小助，曾聞草書集韻引字，廣博未知何代誰何氏所輯，世少究心書，亦不傳。苟得有心人，搜本重鐫，則此書又何妨楚人之一炬耶。

鑑雲汪君墓誌銘

就程作更定名位雖著同輩

名位著者稱公以下稱君

鑑雲汪君既沒之三十有三年，以孫紹墉馳贈中憲大

夫。今卜易厝為葬所，僉曰吉。

二語虛按結筆點出葬處年月日此篇法也

前

期以先兄雪坪所作君傳來乞銘。

無狀而有傳以傳乞銘猶古人以疏乞銘

也。并方洪二恭人狀咸近事實，予弗敢卻也。君諱漪，字

文波，一字鑑雲，世為歙之西溪人。大父景晃，鄉飲賓，以

孝義錄入國史。父泰安，授職州同，皆著其德。君能張大

之，其孝悌本性，真州同公者。年居鄉，飲之喪哀，毀甚，疽

發於背，能親吮其毒，與母兄篤友于。兄下帷攻苦，一身

任其先業，擢舟於浙之蘭谿，數十年，不以家之庶務相



櫻用成其所學而標名於國史文苑中今學者所稱松  
溪先生是也君勇為義而於里社尤注念其鰥寡孤獨  
廢疾者月給以廩食復不嗜利出穀於歲之歉而振恤  
之後建文傑公支祠顏其曰承志堂新所居之室曰善述  
凡以成先德勵後昆也乃以乾隆己亥六月卒距生雍  
正庚戌正月壽以甲子書又一例也享年五十卒之日咸嗟悼曰  
善人止矣雖不求顯於俗而能以仁心澤物少伸厥志  
嗚呼其亦可銘也已感得此數句文情配巖鎮方恭人偕  
翼公女以儉約佐君起其家子女皆其所出卒年三十  
有九次配洪恭人洪源用謙公女無違德後君二十一

年而終年五十二子四人長為炤早卒以孫運銜貽贈

中憲大夫次為炳贈奉政大夫次為沅布政司理問皆

前卒炳於次為第三封中憲大夫今率子若姪奉君櫬

以安兆域者也女一人適士族亦卒其長女未嫁蚤死

官勲者或書其姓氏凡姻黨有書有不書不過以著名不著名初無定例孫十人炤無子以

炯之子紹增封中憲大夫者為之後紹壙候選州同加

五級紹壙候選主事加二級壙庠生竣培基垣址皆太

學生報業儒曾孫十六人長運銜候選州同加五級其

餘幼也孫統於其祖不必分屬於父子不私為以嘉慶

十六年十月乙卯葬君於西鄉蘆山之原葬之年月日例所必書間



有一二變例不書必有故也而以恭人方氏洪氏祔焉銘曰  
惟善於人天所賦操行博誠德乃固鑒厥德方昌厥後  
國士濟孫曾具廬山之陽隱隆龜從筮從堂斧崇  
曰為贈君之幽宮將利後嗣於無窮

就原文削潤乃作墓誌正例也至變例百千宗韓  
文而及李柳歐蘇曾王歸方數大家者能辨之公

為予叔父文宜參商妥善刪本可不存稿且無大

警處特簡潔不失作家手筆予學古五十年凡詩

文篇法不敢紊一綫句必斟字必酌用古而鍛鍊

以成且家學有淵源名師多指授非冒昧言古文

辭者比敢謂世無精勤於此者乎故將大要關鍵  
註出俾俗之妄加刪改者知所警也自記



太學吳君行狀

吳君諱某字山選以賢入太學嘉慶辛未之閏三月易  
筭前數日語二子承基承垣曰吾平生持謹少讀書追  
念往事無大善亦鮮大愆昔之臨深淵履薄冰今而獲  
保此身以沒亦幸矣非有卓犖可紀傳如古人者汝曹  
勿習俗作行略徵祭章以侈虛儀基垣方凜遺命旋痛  
失怙腸裂心摧未忍一舉其辭將衰經踵門而請於余  
又哀毀幾莫起乃號泣於吾家姪貢廷屬為轉告曰先  
嚴語雖謙退不肯何敢沒其行先生法司馬韓子之書  
願以吾言稍加節次貢先嚴於泉下况先嚴與先生為



表弟昂耶予唯，從所請而略文所言。吳氏產歿不一地，而君家居澄塘村，百有餘歲。祖某父某世為親串賈，浙之蘭江督畫成忠善。君年十有二，挈從客舍，三數年賈事鉅細了，故握算五十餘年，策無一漏。其聰慧本於天，亦先世教澤有以成之也。某公生二男子，君為長弟，幼即為其季父。後家政均藉隻手支撐，雖弱冠，質敏喜於為學，然不獲已而棄書。以君之父歲，由蘭遠，質廣省客常家，暫其百端經紀，得免內顧憂。乙卯歲，君父忽捐館，凡意中所欲為而未及舉之事，如各祖墳塋里社祠堂傾塌，目傷閭族，鰥貧寡幼，遇歎無以敦睦者，君

力勉承先志，次第脩舉，而其心實於悖誠，孰意其弟年壯背遺從子三人，未成立，皆為教養授室焉。中遭母孺人之凶，暨嫁洪氏女，姪之行二者早亡，憂能傷人，一旦血歎十數斗，意頗自戕，猶諄誨厥子，以孝弟忠信傳於家。嗚呼！君享年六十，過七耳，胡以異古稀之壽？子欲養而不逮，耶妻某氏，日久旨猶居內，持籌不亂，女二人有室家，一秉母訓，孫男女若干，夫苟忠實，無少假審交重諾，不欲於為人謀，賈間取銖黍之美，而能以儉以勞自樹，資產俾子姓無所苦於飢寒。復周母氏之親，得所因依於數十年之後，士而希聖，希賢其實行見於一



家其為政即推之天下亦如是而已矣予於墓垣轉告  
之言更不為加損庶後之作誄作銘者有以徵信云爾

為起鎮孫祭其母許氏喪終告厝文

嗚呼撫棺長慟日月難留七、喪期倏告終矣生我之  
德其望蓋厚育我之恩其報何從不肖鎮生僅七齡妹  
蘭孫五齡胡然罪重降此酷凶無識無知惟有日對小  
妹如聞愴息之聲相與呼孃涕屑而已耳迨至成人追  
思往日竟不解板輿安御生事之禮若能不痛哉  
明知母氏歸神永難再面無如空堂遺榭未忍使祖父  
母吾父觸目增悲且幽明路隔吾母之靈亦不獲安謹  
卜雙橋之原於五月二十八日發引敬道靈輻歸藏厝  
所特願新宮維吉下庇後昆泣陳酒漿冀其來格尚饗







人咸壯立。媳宜其家室。諸孫入塾。喜讀書。其為七川黃  
萃昇婦者。長女也。再索之女。適金山吳氏。婿應南。夫復  
何言。復何憾。獨念君為六十二歲老人。冷。清。朝昏  
少一人作伴耳。又念運。懿。孫。婦。未許驟爾告期。得俟于  
堂于宇也。傷哉。妻果若川之感逝耶。吾何樂而竟餘生。  
以四十年如賓之敬情。相契影相隨。白頭日相對。俄  
刻幽明異路。雖食飲坐臥似少一人焉。然未嘗不日思  
之。恍在目中。也。第未能親其貌。聞其聲。為可慟耳。而徒  
寤寐反側。異夢一遇之。已不覺涕痕溼枕矣。傷哉。奉倩  
非愚。莊周太狂。縱有漢武方士之術。又豈能再覩李夫  
人真面目哉。先是繼母洪太恭人。因筭數載。炯妻夜不  
寧於寢。藥必嘗親進之。而眠食扶持。不稍假諸侍病之  
婢妾。故能獲太恭人。懽心於三子中。惟紹增為最珍恤。  
以其為先兄日彰子。同產之子。強葆即望成人。使得操  
先兄之家政。而今五孫二女。琪樹列庭。堦亦可以少遂  
吾妻之志矣。夙昔睦以接人。無遽色。寬以御下。無疾言。  
尤憫於鰥寡孤獨廢疾之人。日不惜青蚨之贈。是以卒  
之日。哭聲震鄰里。馬。炯。垂暮衰憊。眼昏泪枯。粗陳其概  
於大人先生之右。







珠玉始靡徑庭讀曰一富一貧交情乃定如是十年兩

心無競條告僑終金丹少證妻也循題薜蘭愁送新譜

關雎向靈長詠葉友澄齋遵余所編毛詩周韻誦法先

兩悠哉用韻處傷之旨歌以殺春齋六弟惋慟之情謝我六弟死生有

命生者減傷死無憂恹桃李風森山泉月映欲弔芳魂

天空雲淨世有韓柳來銘懿行謹獻豚醪雲軒是請去聲

尚饗



字學四辨序

歙汪灼著

世之民趨本者四流為異術者九農工賈不必欲其識  
字方技不必欲其能辨字既為士不深究夫識字辨字  
則是妄讀先賢聖之書故含經味道必曰識字辨字始  
然而未易言也嘗見陌落中所延童子師羣以俗書訛  
字相慣習固無足怪即士林亦未必盡知其為俗為譌  
為同為似之有四也而彙字者雖明筆之書復不辨其  
所以俗所以譌所以同所以似之理竟使學者今古茫



漁村文集卷九

字學四辨序

歙汪灼著

世之民趨本者四流為異術者九農工賈不必欲其識  
字方技不必欲其能辨字既為士不深究夫識字辨字  
則是妄讀先賢聖之書故舍經味道必曰識字辨字始  
然而未易言也嘗見陌落中所延童子師羣以俗書訛  
字相慣習固無足怪即士林亦未必盡知其為俗為謬  
為同為似之有四也而彙字者雖明筆之書復不辨其  
所以俗所以為所以同所以似之理竟使學者今古茫



然不大可怪異耶予幼入塾先君子日課說文數字又  
藉戴師震注師肇龍程師瑤田導之先路於是就經史  
子集百家之言其箋疏釋文訓詁稍有心疑必檢方言  
廣韻玉篇字典洎五雅諸字韻書而參訂之辨其俗則  
字正辨其為則體明辨其同則能證其不同辨其似則  
不惑於所似今老矣凡口唸手書聲義了然點畫形質  
不少溷非歷數十寒暑敏求之功曷克至此境哉嗟乎  
近日司文之官但憑制藝詩賦之可以入己殼中者評  
高下之等其書試卷尚工緻其體則隨習俗所向不之  
較而汲古矯弊者往一臨州郡遽限說文解字洪武正

韻康熙字典以為式俾一時風簷之下多士無以措其  
手足亦不免有過不及之譏也果頌字體以正於三年  
之前再徵其效於三年之後自然俗者正為者明而同  
者似者析庶為士者多識字辨字不至如農工賈方技  
之不必欲識欲辨矣昕夕讀書隨筆紀錄十概按其七  
八惟辨似悉遵字典所未備者增廣之名曰字學四辨  
苟置齋頭日繙閱知其然復知其所以然儻他年  
聖天子以正字體責多士此書又未嘗無裨益小補焉







